绿衣亨利

卷三

[瑞士]凯勒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书　名:**绿衣亨利卷三**
作　者:**[瑞士]凯勒**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　次:200**1** 年　月第　版
印　次:200**1**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字数 :　千字
书　号: ISBN **7-5312-1364-8**　/**I230**
定　价:**71**:**0**0元

卷　三

第一回　劳动和冥想

我一直睡到晌午，没有做梦，睡得很熟；一觉醒来时，温暖的南风还在刮着，雨还下个不停。从窗口向外一望，只见几百人在山谷里的小河上游和下游劳动，修筑堤坝，因为山里所有的积雪已然融化，眼看要有发大水的危险。小河已经呈现出灰黄的颜色，发出响亮的哗哗的水声，奔流而来。但是我们的房子毫无危险，因为它座落在一条支流旁边，那里的堤坝，不但将水拦住，还可用它来转动水磨。家里的男人们都去牧场防汛了，留下我和妇女们做饭。后来，我也出去了，看见男人们在劳动中如同昨天在娱乐中一样，精力充沛，坚持不懈。他们站在深得没膝的泥水里忙着用土、木料和石头培修堤防，有的抡动斧子伐木，有的在两地间搬运柴捆和檩条，你会在看到八个人扛着一棵又长又重的树走过来时，觉得他们又在列队游行，只是不见他们昨天叼着的烟斗。我帮不了人们多少忙，倒碍手碍脚。所以我漫步向小河上游走了一段路以后，就从山坡上穿过村子转回来，一路上都看见人们忙碌有序地进行着各种工作。有些人在河边劳动，有些人就到树林里把那里的活做

完，还看见一个人在田里那样平静地专心耕地，好像淡忘了今天是节日后的一天，也不在意这个地方有发大水的危险似的。我心里觉得很渐愧，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漫无目的地闲荡，我想做一些事，便决定立刻回城。虽然我十分遗憾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我的绘画工作根本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有魅力的安身立命之所，而此时又没人指导和支持我。我甚至认为这种工作枯燥乏味，毫无意义。一种苦行的心情使我认为这样徒步回去是一种善行，便不顾舅父一家人极力劝阻，立刻出发。但是，下午的时光已经过去大半，我势必要冒雨在泥泞的路上步行到夜里不可。

我觉得这一段风雨交加、道路泥泞的长路在我走来就像走在阳光和煦的花园小路一般；因为我心里思潮起伏，象玩金球似的不停地探索人生之谜，直到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城里，不禁大吃一惊。我发现窗子都黑洞洞的，知道母亲已经睡了，我就随着一位夜晚回家的房客默默地进了家门，又默默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母亲十分惊诧地看见我回来了，一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我发现我们的房间里发生了小小的变化。我母亲从一位熟人那里廉价买来的一张沙发床靠墙放着，这个人因为家里放不下了，才把它卖掉。这张沙发床上面只铺着一领用白色和绿色的麦秆编的席子，造得极朴素简单，却是一件漂亮的家具。但上面却放着一大堆书，大约有五十册，用一根结实的绳子绕了几遭捆着，装订形式完全一样，书脊上红色的盾形小框子里印着金字的书名。原来是一套歌德全集，是一个旧货商人送来的，让我看一下，打算卖给我。这个家伙总拿旧书和已经发黄的铜板画引诱我，使我老早就欠他一点债。几年前，有一个德

国细木匠来我们房间里修理家具，他在干活的时候不经意间说过:“伟大的歌德死了!”这句话至今还经常在我耳边回荡。这位不相识的诗人虽然在世时体验过几乎一切工作和刺激，他把和生活联结起来的各条线都拉到他身边，把线的一端都握在他那只没有人看得见的手里。我觉得那个笨结子上集中了那些线，就立刻抓住结子，动手去解，最后，八十年的生活结出来的黄金的果实，一下子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床上，又从床沿儿落到地板上，我急忙去收集这批财富。从这时起，我便寸步不离沙发床，连续阅读了四十天，在这同时，又是一个冬去春来，但是雪花洁白得如梦一般从我旁边飘过，我从侧面瞥见那些毫不理会而晶莹的雪光。我先去阅读一些从印着的名称看得出是戏剧作品的东西，然后阅读了不少的诗篇，接着阅读了长篇小说，然后又阅读了《意大利游记》，当这条文艺创作的长河随后流入表现个别的努力和日常生活的勤奋散文式的田地时，我就不再往下读，而又从头开始。在这次阅读中，发现了这些如星座般拥有美丽位置的文艺作品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又发现其中还有像《本维努托·切利尼自传》和《列那狐》这样大放异彩的耀眼明星。我就这样重新欣赏了一遍这布满文艺星宿的天空，把许多作品又重读了一遍，直到最后还发现了一颗崭新的明星:《诗与真》。刚读完这部作品，旧货商人就进来了，他问我是否留下这套全集，因为还有一个人也想买。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付现金才可以买下这套珍贵的书，这我目前是无法办到的；母亲想到我躺了四十天埋头苦读这部书，虽然她看出这部书对我很重要，正当她迟疑不决之际，旧货商人又拿起绳子，把书捆在一起，背在后背上，告辞而去。

好像一群口里唱歌、身上放光的精灵离开了这个房间似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里顿时显得冷清清、空落落的；我一跃而起，向周围一看，我简直觉得像在坟墓里一样，只是母亲的编织针发出的悦耳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我赶忙跑到野外；森林、河流、湖水和古老的山城以及气象万千的群山，都沐浴在三月天中柔和的阳光里，我看着这些景物感到一种从前没有感到过的纯粹而且持久的喜悦。这是对于过去创造的而现在仍然存在的一切事物所怀的真诚无隙的爱，这种爱尊重每个事物的权利和意义，感觉到宇宙的联系和深邃。这种爱高于那种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把个别事物偷盗出来的艺术创作，那些渺小的、想入非非的作品都是这种艺术创作的结果，它也高于根据浪漫趣味和个人情绪来辨别和享受艺术作品，只有这种爱能给人以持久、均匀的热情。现在我觉得一切事物永远是美妙的、新奇的、值得注意的，我开始看到和热爱事物的内容、本质和历史，而不是仅看到和热爱事物的形式。虽然我并没有立刻用这样一种一成不变的思想意识来注视一切，我的思想觉悟根源的产生却是在那四十天我的这些结论的得出，其实也靠那四十天的整个印象。

只有动中之静能使世界存在，能造就真正的人；人要想了理解世界，并成为世界的一个能动部分来反映世界，也非宁静不可。因为世界内部是宁静不动的。宁静吸引生活，燥动排斥生活；上帝屹然不动，所以世界围绕着他旋转。对艺术家来说，这个道理，应该这样运用：不要刻意追求事物，即使作为感受者和旁观者，从自己身边任它通过，因为参加节日游行队伍的人，不会像站在路旁观看的人那样，真切地描写出游行的场面来。有了观察者，被观察的事物才有它的生命，如果他是个正确的观察者的话，所以，站在路旁观看的人并不是多余的或者闲着没事的。那么，他像《麦克白》剧中第八位国王手持那面

照得出许多其他国王形象的镜子那样，手持自己的金镜参加游行队伍的时刻，是会到来的。“外在”的行动和努力对于以宁静的感受者的态度观察也是离不开的，正如旁观节日游行的人要费足够的心力，争得或者保住一个好位置一样。这里所谓努力就是怎样保持自由，使我们观察事物的眼睛不被遮蔽起来。

此外，我对于什么是有诗意的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起了变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样养成了这种习惯：把生活和艺术中凡是我认为有用的、好的、美的事物，都称是为有诗意的，甚至我的选择职业的对象——造型和色彩。我总用诗意而都不是用有画意来形容，对于人间一切使我感到鼓舞的事件，也都是如此。我相信，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是同一法则使各种事物有诗意，或者说使这些事物的存在值得反映的，但是，关于许多我迄今称之为有诗意的事物，现在我认识到，其中凡是不可能的和不可理解的，夸大的和离奇的，都不是有诗意的，还认识到，正如动中之静在上述的场合是必要的一样，为了创作出有诗意的，也就是说有生命的和合乎情理的作品，文采和形象的内容当中就须要有朴素、真挚，一言以蔽之，不可以把所谓艺术无根据论和艺术无目的论混为一谈。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从亚理斯多德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他关于散文、政治的修辞学方面的具体论断，也是诗人最好的指南针。

因为，我认为一切方向正确的努力，目的都是把表面上互不相同、互相分离的事物概括起来，归结、统一到唯一的生活根源上去。艺术就是在这种努力中把必然的、单纯的事物的全部本质有力地、丰富地表现出来；所以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差距，只在于艺术家能立刻看到本质的事物，并且把它表现的有血有肉，普通人则得要从作品中重新认识本质的事物，并且对

它感到惊奇，所以艺术大师绝不是那些需要有特殊趣味或者竟技场上的训练才能理解他们作品的艺术家。

我本人艺术的对象既不是人的语言，也不是人的形象，我能在这个最平凡的领域里，在人类活动的大地上立足，可以说在诗的世界中至少能做一名打扫地毯的清洁工，我只感到满足和幸福。风景问题在于歌德实在谈得很多，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热爱，我相信，通过这个桥梁，我可以和他的世界有几分联系，这决不能说是妄尊自大。

我打算开始真正以热爱和注意的角度对待要画的景物，我要用心去感受自然，让心中充满最纯朴的画面，最后用笔来描绘我的心。我脑海中似乎已经有一大批作品历历在目，这些想象中的作品看来都是美好的、有价值的、内容丰富的，画面布满了柔和的和刚劲的线条，但却没有一条是毫无意义的。我在野外坐下来，开始画这批优秀的作品中的第一张，结果，我却发现，想突然创作出崭新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的，必须以自己最近的水平为起点继续前进，因为这非得先看到崭新的范本不成。由于手边没有一幅绘画大师的作品，我的铅笔一接触画纸，想象中浮现着的美丽的画面就立刻烟消云散，我力图摆脱自己所鄙视的旧画法，结果，画出来的却是一幅拙劣不堪的作品，甚至把旧画法也破坏了。我脑海中总闪现着一幅适合要求的优秀作品，但我的手却画不出来，为此我连续苦恼了几天。我心里惶恐起来，想到如果画不成功的话，现在就非死了学画的心不可，一面杞人忧天，一面祈祷上帝帮助我脱离困境。我重复着十年前孩子祈祷时的话祷告着，在喃喃祷告时，连我自己也感觉出这种情形来了。我默默地思索着这一点，不觉停止了慌乱的工作，凝视着画纸，沉浸在冥想中。

第二回　一个奇迹和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阳光照着我膝盖上的白纸，忽然上面出现了一片影子，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只见背后站着一个相貌英俊、服装奇异的男子，纸上的影子原来是他的身影。他身材细长，面部表情严肃、含蓄，鼻梁弯度很大，嘴上留着精致的小胡子，身穿质地很精美的内衣。

他用标准德语问我："年轻人！可以看一看您的作品吗？"我脸上带着半喜半窘的表情把我的素描拿给他看，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纸夹子里是否还有别的作品，想不想做真正的艺术家。我出去写生时，无论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最近的一些成品，毫无收获的过了一天后，总不至于空着手回去。现在听到他这样问，我就一面把作品一件一件的拿出来，一面热情地、坦白地讲给他听自己学画的经过，因为从这个陌生人看画的方式，我便看得出来，即使他自己不是艺术家，也必然是懂得艺术的人。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的主要缺点被他指了出来，把我正面的那张习作和真实自然景物相比较，对照自然本身说明重点在什么地方，教给我怎样看到重点。我感到十分荣幸，接着，他就把我的画纸上的几簇叶和真实景物对照，说明造型和阴暗面，然后在纸边上以艺术大师的手法寥寥几笔毫不费力

画出我绞尽脑汁也画不出来的东西，在这同时，我一直在安安静静的欣赏、聆听，仿佛我就是一个正在准备接受人家恩惠的人一样。

他在我旁边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问我说："您刚才提到过精明强干的哈伯萨特，十七年前，我也是在他那可恶的修道院画室里的打杂儿的吗，不过，从那里逃出来我还算及时，后来一直在意大利和法国。我姓罗莫尔，是风景画家，在故乡我打算待一段时间。对您的学画，如果我能有所帮助的话，我是乐意效劳的，我家里有不少的作品，请您来我家看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赶忙把画具收起来，怀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仰慕的心情，和此人同行。我常常听到人们提起他，因为，这个人是修道院画室的伟大传人之一，哈伯萨特师傅对自己旧日的学生罗莫尔十分自豪，因为他不仅是罗马有名的水彩画家，而且他的作品专卖给王侯和英国人。我们在野外行走时，一路上罗莫尔指给我看了大自然中各种优美的景物，我激动地注视着他手指的方向，虽然我刚才还相信自己能看见什么，现在发现，我实在什么都还没有看见，这不禁让我感到惊诧；我更惊讶的是：大部分都在自己以前忽略过去的或者不大注意的现象。现在发现，都有重要意义和能起到教育作用。但我高兴的是：我都大致能够听懂我的同行者随时讲出来的道理，听了他的说明以后，能够看出一棵树的浓重而清晰的阴影，以及柔和的色调和优美的枝杈。我才和他散过几次步，就很快地养成了一种习惯，把全部自然风景看成是一批已经画成的画和习作，不再看成浑然一体，这只有从正确的观点观察才看得出来，我还养成了评论自然风景使用绘画术语的习惯。

他租了一所美观住宅中的几个漂亮房间作为住所，我们来到那儿以后，罗莫尔立刻把自己的几个画夹子放在沙发前的一把椅子上，我俩就坐在沙发上，他先打开最大幅的、最有价值的习作夹子，把一幅一幅的习作顺序翻开，靠在椅子上随意给我看。这些习作都是在意大利画的，题材范围广泛，在粗糙的厚纸上都是用水彩颜料画的，但都是以一种对我来说崭新的画法，以我未曾见过的精采神妙、大胆泼辣的表达手法画出来的，因而既显得明快、有力，而又色彩鲜艳、气韵生动，这些习作明显的证明了它都是对着这真实的大自然画出来的。我不知道，我该对清新精妙的画法，还是该对画中的景物更为欣赏，因为从罗马别墅里的黑糊糊的亭亭玉立的柏树林，从秀丽的萨宾山脉，直到佩斯图姆的废墟，风光秀美的那不勒斯湾，以及用上帝之手画的、诗意盎然的线条画出来的西西里岛的海岸，这些画像即展现在我眼前，画面都显示着写生的地点、季节和阳光的特征。美丽的城堡和修道院受南欧的阳光照射，在秀美的山坡上反光，天空和海呈现碧蓝的颜色和明亮的银色，都十分安静，具有古典的朴素而又近乎完美姿态的绚丽、高贵的植物，倒映在海中。意大利的闻名便像歌声一般，琅琅地在我耳边回荡，每当罗莫尔说起画中景物的名称，谈起景物的性质和状态时，这些感觉便会应运而生。有时，我的目光掠过画面，环顾室内，看见这儿一顶那不勒斯渔民戴的红帽子，那儿一把罗马制造的小刀子，一根银簪，或者一串珊瑚项链。然后，我又怀着万分的敬仰，注意观察我的新保护人的面容、他的白背心、他的衬衫袖口，直到他动手要把画翻过去时，我才把目光飞快地转回到画上，想在下一幅出现以前，再匆忙地看它一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看完这一画夹子作品以后，罗莫尔还让我欣赏了一下另外几个画夹子里的画，有一个里面是许多着色的细部画，另一个里面是数不清的铅笔画，第三个里面则是取材于海以及航业和渔业方面的作品合集，最后，第四个里面的作品画的是各种少见的和色彩神奇的景物，如碧水洞、光怪陆离的云形、灼热的熔岩流、维苏威火山喷发等。紧接着，我跟着他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看他现在的作品——画架子上一幅较大的画，画的是埃斯泰别墅的花园。黑糊糊的柏树它巨大的身形耸立在随风摇曳的葡萄和月桂树丛里，诗人阿利奥斯托站在大理石喷泉和上面开着花的栏杆中间，独自凭栏而立，他身穿黑色的骑士服，腰间佩着宝剑。画中的景展现着蒂沃里的房屋和树木在烟霭笼罩下的景色，上面伸展着夕照染红的寥廓的天空，在天空的映衬下，圣彼得教堂的圆顶出现在地平线上。

“今天就到这儿！”罗莫尔说：“您就常到我这儿来吧，如果您高兴就每天来吧；来时，最好你能把你的画带来给我看，也许我能借给您一些画带回去临摹，这样可以让您学会一种更简便、更切合实际的画法！”

我怀着万分激动和尊敬的心情告辞回家，一路上与其说是走，还不如说是连蹦带跳地跑回家的。一到家，我就口若悬河地向母亲叙说起这一次幸运的奇遇来，那位陌生的绅士和艺术家不禁使我用到了我所掌握的一切溢美之词；我高兴自己可以给她一些对我前途万分担扰的安慰了，因为我终于能给她举出一个获得辉煌成就的例子，尤其是因为罗莫尔也同样是从哈伯萨特先生的简陋的画室出来的。但是，我母亲对于这一点很不以为然，这种成就须要在遥远的外国度过十七年的岁月，才能取得；她还认为，这位陌生人如同外乡人一般这样孤独地返回

自己的故乡，谁都不认识他，还根本不能断定他的境况是不是真好。然而我却有另一种神秘的征兆，表明我所怀的希望是对的，这就是：我刚祈祷过以后，罗莫尔就忽然出现了，即使我虽然有反抗教会的叛逆思想，但一遇到与自身祸福攸关的事情，还依然是个完全相信宗教信仰的人。

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来因为我们母子之间向来不习惯谈这类问题，二来因为母亲虽然坚信上帝的恩惠，但她一定不高兴我以这样奇怪、富有戏剧性的事情自夸，只要上帝在大苦大难、生死攸关的时刻，肯发慈悲给以救助，不让我们没有饭吃，她就心满意足，假如我真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大概还会用十分难听的讽刺口吻教训我一顿呢。正因为这样，我就由不得更重新考虑起这件事来，琢磨了整整一晚上，老实说，我自己也未尝不感觉有些可疑。我总觉得，好像什么地方有一条长线，一听到我祷告，那个陌生人罗莫尔就顺着这条长线来到这里了，和这种滑稽可笑的想象相比，我觉得罗莫尔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想法却更和我的心情格格不入，因为现在我认为，罗莫尔不在这里出现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从那时起，每当我遇到这种好运时，或者与此相反的情形，也就是说，每逢发生那种我总不得不认为是对自己意识到的、先前所犯过错的一种惩罚的不愉快事件时，我并不穿凿附会地妄自以为它是直接为我和特别为我而发生的。我已经习惯了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且为此感谢上帝。但是，我一遇到毫无办法的时候，就又情不自禁地从自己的过错中寻找受命运谴责的原因，并且改过自新，力图通过祈祷求得这种救助。

我心急如焚地等了一天，第二天，我就带着我直到那时为止所有的作品去罗莫尔家。他亲切殷勤地接待我，怀着很大的

兴趣观看我的作品。一边看，一边给我提出很好的意见，我们看完作品以后，他对我说，首先得放弃拙笨的处理材料的旧技法，因为用这种技法再也不可能会取得什么成就，我应该先用软铅笔勤练习写生，他愿意帮助我，使我在家里画的时候，可以练习他的画法。他还让我试着临摹几幅简单的铅笔和水彩习作，我听了他这番话以后，正要告辞，他马上说："嗳！您就在这儿再待一个小时吧，反正上午您也做不了什么啦，我画一会儿您看着，咱们稍微谈一谈！"我欣然从命，注意听他说明他的画法，第一次看到艺术家作画的自由、朴素、准确的笔法。我获得了新的启示，每当我回忆自己照过去的画法作画的情景时，就觉得，好象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只不过是在重复织袜子一类的机械性工作而已。

我十分迅速地临摹下来了罗莫尔借给我的画，临摹时，怀着初次上阵的兴味，我获得了相应的成功，拿去给他看时，他说："临摹得真好！好极啦！"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好，他约我同去散步，路上他把真实的大自然和我已经领悟的道理联系起来讲给我听，有时他还用知己的态度和我谈论其他的问题，对于人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情况，一会儿用尖锐批评的语言，一会儿用几句玩笑话来谈，所以，我就同时得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老师和一位很风趣的、和蔼可亲的朋友。

不久，我发现我需要经常在他身边，因此便利用我可以随时去访问他的自由，越来越频繁地到他家去。一天，他仔细地而且已经略带严格地审查了我的一件作品之后，对我说："您最好是再有一段时间完全接受一位老师指导；我也很乐意、很高兴为您效劳。您是否认为，非得没有报酬才行，我也很乐意，但我的境况不允许我这样，所以，请您和您母亲商量一下，她肯不肯每月出

一点学费，希望半年就可以使您学到相当的程度，以后出去留学时就会有更好的基础，我无论如何要在这里待一些时候，自己也就能有一些收入。您可以每天早晨八点钟来，在我这儿画一整天。”

我觉得他这话正中下怀，就急忙跑回家去，把这个建议悄悄地告诉母亲，因为这是要出一大笔钱的问题，但她并不像我那样心急，而且我自己也认为付给哈伯萨特的钱一部分算是打水漂儿了，所以她先到那位从前已经访问过一次的显要人士那里，请求他出主意，因为她觉得，这位先生一定知道，罗莫尔是不是像我热心恭维的那样，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但这位先生却耸了耸肩，虽然承认罗莫尔在国外很有名气，并且确实极具才能，关于他的品性如何，却闪烁其辞，据说名声并不太好，却又讲不出详细情形如何，最后说，我们要当心。无论怎样，要求的报酬数目太大了，我们这个城市并不是巴黎或者罗马，他还认为，倒不如早点出去游学，把钱省下来做旅费，那时，我获得罗莫尔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了，并且就能亲自阅历。

游学这个词现已经屡次在话里出现，足以促使母亲下决心把每一个芬尼都储存起来给我做旅费。因此，她就把那位显要人士不大赞成我跟罗莫尔学画的意见告诉了我，虽然她没有太强调有关罗莫尔品格的话，但仍招来了我的强烈不满，其实我对于有关他的品格方面的风言风语已经有了予以回击的思想准备，因为我从罗莫尔所说的一些谜语般的话里听得出来，他和社会上的人关系不大好，受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不仅如此，在批评社会这一点上我们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一种特有的共同语言，这是由于我抱着尊敬和同情的态度听他倾诉心中的不平，

回答时，表示出好像我自己曾经有过极痛苦的经历，或者至少将来也会遇到这样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要严阵以待，届时予以顽强反击，为我自己同时也为他报仇。罗莫尔听了这番话以后，就纠正我的想法，提醒我说，我对人的了解肯定不会比他深，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对，还装做十分认真的请教他，我怎么办才好，其实我根本对于他所讲的问题不得要领，也不明白他那些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快地下定决心跟他学画，对母亲说，想用从前被我偷着拿过一部分后储蓄匣子里还剩下的钱做这次学画用的费用，母亲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我把大金质奖章和仅剩的几个都卡特金币取出来，让一个金匠折合成银币付给我，我把钱送到罗莫尔那里，对他说，我拿得出来就是这些，希望他能多教我些日子至少能教我四个月。他亲切地对我说，根本不必算得这样清楚！既然我这方面已经竭尽所能，做到了一个学美术的学生应该做的事，他也不甘示弱，在这里待多久，就要尽心竭力帮助我多久，要我干脆明天就来开始跟他学。

于是我满心欢喜地在他家里跟他学起画来。第一天和第二天学习还相当轻松愉快，但第三天罗莫尔似乎变了个人，变的非常爱批评人，而且态度严厉，毫不留情地贬低我的作品，证明我不但什么都不会，不用心学习，而且懒散。我觉得奇怪极了，于是我稍微专心地画起来，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好评。恰恰相反，罗莫尔的指责却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尖刻，越来越不顾情面。于是我更认真地专心去画，他的指责却更严肃认真，简直令人感动，最后不得不怀着悔悟和谦卑的心情画起来，画每个线条时，都深思熟虑应该画在什么地方，有时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它画下来，有时略微斟酌一下，就像是游戏中掷骰子

撞运气般的，一挥而就，最后，就尽力按照罗莫尔的要求画起来了。结果，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顺着这条方向向着达到过得去的水平的奋斗目标驶去。但这个老狐狸看出了我的想法，冷不防提高了作业的难度，这样一来，磨难又重新开始了，老师的批评比过去更厉害。经过努力以后，我终于又向着达到初步令人满意的水平的奋斗目标走去，随后又在更难达到的目标前面输得灰头土脸，希望取得短暂的成功放松一下，都不可能。罗莫尔就这样使我惟命是从地跟他学了几个月，在这同时，他却依然保持着同我交谈他的痛苦经历以及关于这样那样的问题。每天工作结束后，或者一同散步时，我们的关系依然如旧。由于这种关系，罗莫尔方面出现了一种奇异的转变：在进行亲切的、意味深长的谈话当中，他突然向我咆哮如雷地说：“您画的这是什么！这算什么作品！哎呀！我的天！难道您被煤烟子迷了眼啦！”一听这话，我心里满怀着对他、对自己的怨气却沉默着，又拼命全神贯注地画起来。

这样，我就终于体验了真正的苦功，但是我不以为苦，因为它本身起着不断恢复精神和青春活力的作用。我已经能够着手临摹罗莫尔的一件称得上正式绘画作品的大型习作，把它临摹得惟妙惟肖。我的老师看了以后说，这方面的功夫已经够了，到此为止，否则，他画夹子所有作品会被我全部临摹下来，这些作品是他惟一的财产，虽然他和我是朋友，但他还是不愿意别人手里有这些作品的正式摹本。

奇怪得很，通过临摹这些作品，我觉得，南欧似乎比我的祖国给我的感觉更亲切。因为临摹的作品都是野外写生，画得非常出色，临摹时又不断听到罗莫尔的议论和叙说，所以，我对南欧的阳光，对那里所有美好景色的了解，几乎如同亲眼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